

佛學問答

解 答 者 李 炳 南 居士



臺北鄭長林居士問十一則

問一：所謂道者不可須臾離也，又如鷄抱卵一失暖氣便無生意，而我自皈三寶已經兩年，曾習參禪，間亦念佛，又因工作環境之阻碍，以致懈怠曠廢，如此是否已與佛法無份？

答一：與佛法無份，則無緣皈依，此是生死心不切，確為懈怠之過。果於教理明白而加深信，自會善巧方便，忙裏抽暇運用時間作課也。

問二：我本喜參禪，但此法門乃是利根人事，魯鈍如我恐無緣份，且所處環境又很雜亂，此種情形應決擇何門？

答二：佛法雖云多門，而繕性修心，不外禪淨，禪不但鈍根難契，利根亦須參訪宗匠，非可閉門造車而致也。即淨亦須理路清楚，否則恐生歧誤，入手宜看指津之小冊，和「歧路指歸」，「初機淨業指南」等，少明門徑，再看經典，方不隔闕。

問三：佛說極樂世界，是否因應某些執著不捨，貪戀五欲的眾生而說的一種方便，還是實有一個極樂世界？

答三：居士此問，正是佛法理路不清，自生執著。應知我佛說法，權實得中，事理不背，我輩初機，只有依聖言量，而信受奉行。若以極樂世界為方便假設，則淨土三經皆妄語矣。

問四：念佛念到一心不亂，即外無所求，內無煩惱，此時即在極樂世界，耳聞皆是彌陀法音，眼觀皆是菩薩所化，還是特此身死後，實可往生淨土見佛聞法？

答四：此身如旅館，旅客坐此館中想往美國，而在此時美國之境界，已歷歷分明。試問此客此時是已到美國乎？是仍須出此旅館舟機前往乎？

問五：念佛是念自心佛還是念心外佛？當念佛之時，將能念之心與所念之佛，融會為一，心佛無二，即心即佛，念佛即是念心。如此念去，未知是否有誤？

答五：居士這段高論，雖是述自他書，惟何是自心，何是心外，何為心佛無二，即心即佛，恐不能真了其義，若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矣。區區四十年來，纔曉得幾分「心內」，至於「心外」，却還未曾能明。以愚見論，莫如一切不管，但集中全力，自念自聽，便得真實受用。應知此「當前」

念」，即玄妙難言，不必格外之乎者也，多尋麻煩。

問六：閱印光大師著，居家士女學佛程序曰：修習禪定，即修正觀，而念佛乃是修習止觀的一種方便，何以很多書刊又曰禪淨不可雙修？

答六：「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何嘗不許禪淨雙修。然須深解禪淨二法者行之，方不遲庭。若事理不明，歧中加歧，則禪不禪，淨不淨，二門俱破矣。就以「居家士女學佛程序」中，此段文字而言，乃謂禪淨皆是「止觀」，非教人同修禪淨也，豈可悞會。

問七：決定行門須皈依本宗法師，以求指迷，而我已皈依禪宗廣欽和尚，若修淨土是否須重皈依淨宗法師？

答七：皈依僧，乃皈依僧團之謂，一切僧皆吾師矣，不必重行皈依。若學法門，自不妨向專門某宗之法師，執弟子禮而求教，如孔子身通六藝，師亦有多人焉。

問八：我於受皈依時，穿着軍服站立衆前，因俗氣未除，又因給我念經的是一位尼師，故甚感不安，心亦欠至誠，如此皈依是否無效，或反有罪？

答八：事成過去，雖悔可追，只有今在佛前至誠懺悔而已。

問九：發菩提心願及廻向所作功德，如何方合儀軌？

答九：有古人所訂之文及儀規，但具誠心依行可也。

問十：每日功課須定時恒行，不可間斷，而我擔任不定時之工作，在二十四小時之中，不知何時攤到勤務，在此種情形之下，應如何訂定功課？

答十：定課以朝暮為佳，散課則行住坐臥，皆可行之。某一日朝暮攤到勤務，或勤務前後時作，亦未嘗不可。然不能每朝有勤務，若果有之，是有一定之時，更易相機而改訂也。

問十一：懺悔罪惡，除在內心懺悔外，是否還須在三寶座前陳白，若屬須要，敬請將函內所附之懺悔文章草稿批改賜覆。

答十一：在三寶前行之為合法，懺悔注重真實心誠，不在文字藻麗。繁多多儀，不如質野誠懇，大稿付郵。

臺北翟孟秋居士問四則

問一：「束修」一詞何解？

答一：修是割肉成條而乾者，束是縛，束修謂十條乾肉，古時相見，必有贄物，此是最輕之禮。

問二：歸依師之法名加添上下兩字其意云何？

答二：中國法師之名，後多是兩字，加上下者，指上一字及下一字，此取恭敬不敢直呼其名之義。

問三：觀音菩薩相以三十二化身度生星師所譯普門品講話何故而云三十三身？

答三：此問題已載本刊第六十三期，答復龍文泰居士之問，可查而知。

問四：若有父子同歸依一法師同樣法師為師父是否有礙？

答四：此無分別，阿難為佛之弟，羅睺羅為佛之子，同時為佛弟子。儒家曾哲曾參本為父子，亦同為孔子弟子。

高雄楊金全居士問四則

問一：查我國古例有種種不同的宗教對於世俗人眾每有喪喜事必須聘請與師戲查地理擇日即選擇良時吉日對於相刑相剋趨吉避凶等等。余係最近皈依三寶佛教的信徒對於佛理亦無研究，胸中十分疑慮因此以上三點是否我們佛教徒亦須遵守？

答一：堪輿擇日等，均屬占相吉凶，佛教徒業此者，名曰邪命，信此者名曰邪信。佛教徒應依理智，於趨吉避凶之事，向因果中求，千準萬確，不必從俗也。

問二：擇日師與地輿師未知原始教主是何氏名二者自古及今已若干年？

答二：此非宗教，焉有教主，不過此種技術，多脫胎於八卦陰陽之說。彼等自必推出一位祖師，然多係強拉假設，區區未與彼等接近，故不知其所尊之人。

問三：相命師的始祖據聞是周朝的姜太公未悉然否？

答三：細玩第二答之意，可以知矣。

問四：我們既是佛教信徒是否無須信他或者有何簡便方法得能避免一切世俗所謂刑剋亦請指示以便鄰居有人質問時方可對付之。

答四：細玩第一答之意，可以解矣。再者外送「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本，請細讀第五葉第九十一等三行，便了然一切也。

花蓮陳泉森居士問一則

問一：世尊降生時，有一個婆羅門名阿私陀仙人者，他父王即給太子看相。又金剛經裏面的長老須菩提，他生誕時，他父母也請了一個算命卜卦先生給他占了一卦。占云主吉。所以有一個名叫做善吉，（善吉由須菩提之譯名中知道的）此理如何解，祈示！

答一：世尊降世出家證道，經過三十年之久，始說法度眾而有佛教。阿私陀仙人看相，乃立教三十年前之事，此與佛教何尤？須菩提皈依佛為弟子，亦在長大之時，其在未皈依佛以前諸事，亦與佛教無關。

臺南李清木居士問四則

問一：摩訶是最大，摩訶大法王，乾坤在內藏，包含宇宙大哉摩訶乎。是心以為天，天之高不可極也，而心出乎天之上，地之厚不可測也，而心出乎地之下，心則

包太虛，大哉心乎。此兩大願祈示誰為大。

答一：經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臺端所言天地，不過大千世界中千萬分之一，何便視之為大，若以心與天地比，真大海之中之一漚耳。

問二：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處修？

答二：如人磨刀，必先覓刀在手，方能去磨。若尚不知刀在何處，試問磨個甚麼？

問三：道體本無修，若起修道心，何所修？

答三：如鏡有垢，欲使顯光而磨之，磨者乃磨其垢，非磨其光。

問四：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本性，身與心有何殊別？

答四：身者四大假合「五官四肢」之一具肉體耳，心者妙明之靈覺，嘗言之「真如本性」是。

【注】謹見尊函，上蓋一章，曰「教化禪堂」，因起悞會，臺端係鸞壇或善堂，而好參禪之人，果如所測，恐歧中多歧。縱喜學佛，似應先看入門小冊，若驟讀禪家語錄等書，恐有躐等之弊，而茫茫無所得也。

雲林章普明居士問三則

問一：晚一入睡，即夢幻潮湧，甚至入睡前，而夢幻已起，可說無時不夢，但晚詢及他人，都說是間有，難道獨我常有，到底是間

有是常有，其對心理或生理有何關係，有何方法克制？

答一：夢境紛紜，係雜念過多，精神不能專一所致，若身體四大不調，亦能多夢。

問二：有時夢中誦經念佛，一字一句，分明在心，毫無雜念，其境之靜，為尋常所無，有時還明知是夢中念佛，甚至希望繼續持念下去，不願醒來。

答二：夢中果能常念佛，不現他境界，是漸能專一之象，惟夢時念佛固佳，倘再能醒時念而不斷，更佳。

問三：再奇怪的是，有一支久忘的歌，現在想唱它，可是已全無跡象可尋，始終無法想起，但後來在半睡不醒的夢中，脫口而出了。其妙真不可思議。以上三點請示明奧妙，以及睡眠中為何有幻覺？

答三：凡有一個念頭，一個事情，皆有一個影子，落在八識田裏，這名辭曰「種子」。既有種子，遇緣便起現行，俗名反影。這文曲子，雖然想不起來，實已伏在識中，忽起現行，自然就能脫口而出。

